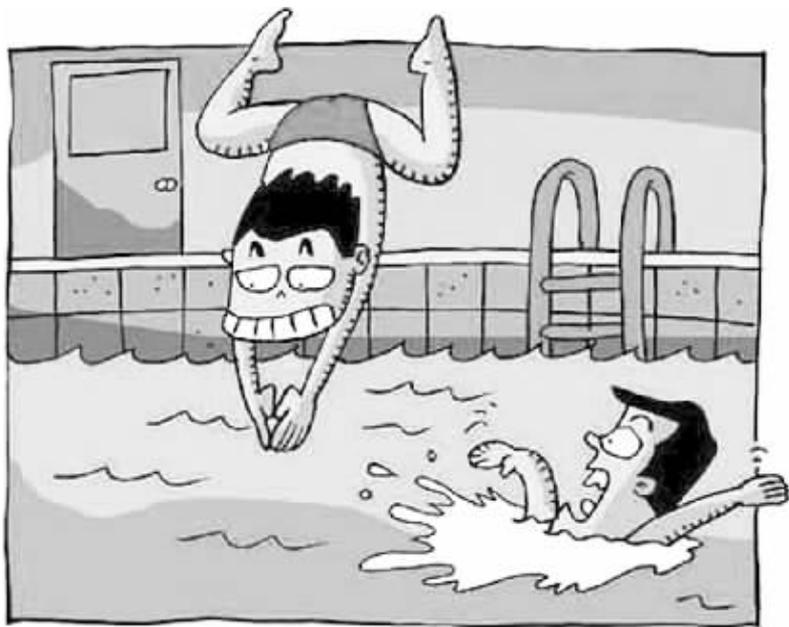


夏日市民游泳去哪 系列报道之二

这些年， 关于游泳的纠结事儿

本报记者 张继疆 见习记者 韩 蕾

回忆完了关于游泳的开心事，眼下正值酷暑，尽管偶尔的一场小雨也能给人们带来片刻的清爽，但树上的知了依然在声嘶力竭地“声声叫着夏天”，让人恨不得马上拥有电视里某饮料广告中表现出来的那样——跃入一池碧水，享受透心凉爽。记者走访了市内为数不多的泳池、游泳馆后发现，数量太少、票价过高、卫生条件令人担忧等广为市民吐槽，而不少管理者也为此十分纠结。



市内泳池——卫生、票价让人纠结

记者走访了我市的几家游泳馆后发现，前来游泳的人络绎不绝，大多数是家长带着孩子，而到了傍晚，成年人则越来越多，有时购票还得排队。记者注意到多数游泳馆都在明显位置挂着“游泳须知”，提醒有传染病和高血压等疾病的人不能游泳，但只有两家有对池水的PH值、余氯量等市民关心的水质指标进行公示。根据相关规定，公共游泳池必须配备有消毒池和强制淋浴区，游泳者在进入游泳池前应先经过淋浴和消毒。但在探访过程中，记者却看到许多游泳者并没有淋浴，而是

直接进入泳池，而浸脚池也是一脚直接跨过或者一只脚踩进池子，另一只脚迈过池子。

“带孩子来游泳馆，少则几元，多则几十元，而且还是人挤人，根本不知道卫生不卫生。可不来这里，又能去哪里呢？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长告诉记者，“照我说，游泳馆的面积总量与我市总人数极度不平衡。掰着手指数算算，中心城区近百万市民，真正能开放的，能玩水的游泳馆屈指可数。像星级酒店中的那高档的，咱老百姓可是去不起啊。”

南湾禁泳——市民的热情让人纠结

2009年9月25日，《河南省信阳南湾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》在河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高票通过，该《条例》于2010年1月1日起施行。换句话说，南湾禁泳是有法可依、依法治理，“能动真格的”。然而每到傍晚，微信、陌陌上呼朋引伴去大坝乘凉、偶遇的留言总是居高不下——随后附上的图片是一张注明“您已进入燕尾岛一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”的“内部车辆临时通行证”，这俨然成了身份、能力的象征，甚至成了某种意义上“保护伞”。

“每年暑期，环卫局都要配合公安、海事、渔政、综合执法等部门，联合进行禁泳等专项治理活动，但市民太热情，今天赶走了，明儿又来了，需要数个部门联合行动的专项治理活动又不能天天进行，所以就成了目前这个样子。”南湾水库管理局水政科工作人员对记者说，“由于环卫局没有执法权，所以我们只能对前来游泳的市民进行

劝阻。我们在水库经常有游泳者出入的醒目处新增了数块‘关爱生命，严禁游泳’的警示牌；对水库隔离栏进行加固，防止游泳者进入；落实大坝上的值班人员，加强对水库的巡逻，要求耐心做好劝阻工作；将南湾水库大坝以上、新旅游码头以东至华豫电厂取水口之间的区域——此区间为生活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——列为‘禁泳区’，并设置了明显的隔离标志。近期，我们还将在此库区市民游泳相对集中的地方，加装摄像头，进行全面监控。但相对于面积1100平方公里的库区来说，这些都只能算是杯水车薪。只要想游泳，总能找到管理上的漏洞。这真是让人纠结啊！”

公共泳池的卫生情况、教练、救生员的业务能力，普通市民应如何了解？相关部门如何监督？中心城区的公共泳池数量明显不够，何时能有新的泳池、泳馆开放？请关注系列报道之三《后些年，关于游泳的放心事儿》。

暑假到 铆着劲儿 大学生忙着学车考驾照



信阳消息(记者 刘方)近日，记者在市区的多个驾校看到，进入暑假，前来学车的大学生人数持续增加，平均占到了学员人数的四五成，成了驾校生源的“主力军”。不少驾校为了应对暑假“学生潮”，不仅特设了“暑假班”，在报名费用上凭学生证还能享受一定优惠。

昨日上午，在工区路上的一家驾校，记者看到，练车场上人员爆满，基本上每辆车都有学员在练，天气闷热，有的学员练两把下来衣服都汗湿了，旁边的遮阳棚下，很多学生挤坐在一起不停地摇着扇子，还有人在等候的间隙跟同伴打起了扑克。大三学生小段也是“暑假班”中的一员，她说：“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拿到驾照了，而且驾驶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一项必备技能，对日后

找工作也有一定好处，这个班里都是大学生，练车的时候还能相互交流。”采访中很多学生表示，由于暑假练车的人太多，不少人为了多练几把，都是早晨六时许就过来了。

该驾校陈教练告诉记者，每到暑假，练车的大学生人数就激增，但是暑假学生课余时间多，能保证每天有练车的时间，为了加快课时进度，统一管理，驾校今年特设了三个暑假班，每班13到15个学员，如果学员觉得白天太热，练车人员太多，还可以参加下午6时到夜晚10时的“夜训班”。

同时，陈教练还提醒广大学员，夏季练车要做好防晒措施，尽量穿长袖宽松吸汗的衣服，长期待在室外要准备足够的饮用水，随身携带防暑药品。

洗尽浮躁 从牌桌回到球台

本报记者 张继疆

再见到陆建斌(化名)的时候，他正在东方红大道旁的一家台球会馆内带学员，偶尔出手指点一下架杆姿势、击球部位，更多的时候，他则是抱着球杆站在一边，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小徒弟打球。已过不惑之年的他，再回到球台前，却不再像二十多年前刚拿到信阳台球排名赛冠军时那般的张扬，而是在静静地享受着台球带给自己的乐趣。是什么让这位曾经叱咤信阳台坛的“天才少年”有了如此的变化呢？

“他很有天赋，而且肯下苦功，当初收下这个徒弟，就是看在这两方面。那时候，陆建斌每天坚持刻苦练球，球技飞速提升，我时常为他感到骄傲。”对于爱徒，信阳台球联盟主席、裁判员，豫南联盟裁判长梁小凡如数家珍，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，我带着他‘坐镇’文化宫的台球厅，因为当时的文化娱乐项目比较少，所以每天前来挑战的人络绎不绝，那也是信阳台球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，不过几乎每次他都打得对方心服口服，久而久之，球友们都叫他‘天王’。”

出了名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名与利的诱惑，二十出头的陆建斌迷失了。“但是，随着他踏入社会，接触到了一些朋友，他每天的生活都用打牌来充实。渐渐地，他出现球厅的次数越来越少了，打球的时间也越来越短，常常打球打得激烈时，传呼机响起，有人约打牌，他放下球杆悄然离开了。随后，球厅里再也没有出现过陆建斌的身影。”谈到此处，梁小凡痛心疾首，“我常给他打电话，劝他不应该将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都放在牌桌上，但他根本听不进去，这一晃就是二十年。”

“这几年，随着我国台球名将夺得了世界冠军，国人无不为之骄傲，这项源于西方国家的体育运动，走进了千家万户。看到打球的环境好了，不再是像港台电影里街边小混混的聚会场所了，家长们也愿

意孩子们参与到打球上来。”梁小凡告诉记者。据记者调查，我市市区中高档的台球厅约四十多家，消防、条件、环境都做得十分到位，台球爱好者们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下相互切磋，十分融洽。而陆建斌的“回归”，正源自于一名初中生与家长的一次对话。“2011年暑假的一个下午，我在申碑路买菜时看到一个初中生正缠着父亲去打台球，还说要报培训班，我一下回想起许多年前的自己，还有曾经‘奋不顾身’热爱着的东西。”陆建斌说，“我跟着这对父子来到球厅，发现确实今非昔比，优雅的环境让我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。”当即陆建斌掏出手机，拨通了梁小凡师傅的电话，“在电话中，梁老师对我说，让我别再打牌了，很多老球友一直坚持至今，用台球丰富业余生活，充实自己，虽然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成就，但是人的一生应当是积极向上的。我突然发现，这么多年除了工作，我都用打牌来消磨时间，其实是虚度光阴，我得到的是一身的颈椎病，失去的却是良师与球友，得不偿失啊。”在梁小凡的耐心劝导下，在一些老球友的邀请下，陆建斌又拿起了球杆，走向球友间的欢声笑语之中。

离开牌桌，回到球台，陆建斌用了二十年，终于从迷失中走出，找到了彼岸。“一个好的环境，对人们产生着巨大的吸引力，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。信阳台球的环境日趋良好，就有很多向陆建斌这样的人，重新回到了球台前，一些不曾接触过台球的人，也希望走进台球的世界，这都是人之常情。现在生活好了，物质丰富了，市民需要的是一个良好的生活娱乐的环境。台球也好，其他运动项目也好，这样的项目越来越多了，社会中才能拥有更多的‘正能量’。”梁小凡说。

身边人身边事